



典籍寻微

谢奕作刻令,有一老翁犯法,谢以醉酒罚之,乃至过醉而犹未已。大傅时年七八岁,着青布跨,在儿膝边坐,谏曰:“阿兄,老翁可念,何可作此!”奕于是改容曰:“阿奴欲放去邪?”遂遣去。

——《世说新语·德行第一》

谢奕,字无奕,又字奕石,是东晋谢氏家族在政坛崛起的中坚人物。当然,其祖父、父亲也都官位显赫。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说的就是这个家族。文中的大傅,即谢安,字安石,死后获赠太傅。这位是个人物,是淝水之战的总指挥,与侄子谢玄(谢奕的儿子)一块,打败前秦苻坚,并留下了“草木皆兵”“风声鹤唳”“投鞭断流”等成语。谢安早年曾隐居在会稽的东山,也便有了“东山再起”的成语,此后历代画坛高手多有“东山高卧图”一类的作品。唐安史之乱时,李白站错队,入永王李璘幕府,写诗自比谢安,“但用东山谢安石,为君谈笑静胡沙”,结果没做成谢安石,反被流放。幸流放途中遇大赦,心情大爽,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,又回来了。扯远了。

这篇是说谢奕作刻县令时,罚一犯法的老翁喝酒,老翁大醉,“而犹未已”,年幼的谢安心有不忍,劝哥哥放过这个老翁,“遂遣去”。谢奕的处罚办法也是闻所未闻。中国人与酒结缘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,已不可考

媛媛比我女儿小一岁。女儿在外地工作,老伴儿随姑娘照顾外孙女,我成了“独居老人”。媛媛经常对我说:“有事您说话,只当我是您闺女。”说得很大,这话我真真!有一年夏天的星期六,我突然高烧不退,媛媛知道了,立马来家给我打了退烧针,带了治疗感冒的口服药。忙完让我回家,有事再联系,她却不肯离开,一会儿让我喝水,一会儿给我做饭,实在没事,帮我收拾收拾屋子拖拖地,忙了整整一天。下午四点多烧才退下来,我们俩一起吃的晚饭,这也是她一整天吃的唯一一顿饭,这件事我至今难忘!

媛媛老家在县里,距离市区60多公里。她在家排行老大,下面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。参加工作以后,她始终担着长女的责任,不管再忙,双休日总要抽空回家看看,帮父母做点什么,过问



人间真情

一下弟学妹的学习情况。她常说:“那是我的家。”大学毕业以后,她融入了这个城市,但农村这个家是她幸福的港湾、美好的回忆,那里有她的根,有生她养她的父母,有童年的小伙伴,还有和她一起长大的红枣树……说起门前的红枣树,她如数家珍,每年收获的季节,总是给我带一些。我吃的时候总会说“好甜呀”,这种“甜”哪里仅仅是糖的味觉,更是内心深处的温暖与分享的喜悦。媛媛经常在朋友圈晒她家地里的蔬菜瓜果,有一次竟然让她自己家兄弟给科里同事拉来一车白菜,一入袋,不多不少!



媛媛

媛媛为人善良,做事总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,对病人热情、细心、周到。一位晚期肿瘤患者,长期卧床,儿女不擅长照顾,媛媛几乎天天不厌其烦地帮助病人擦洗、换床单,同室的病友说:“媛媛真行!”媛媛回答道:“这没啥,把患者当家里老人伺候就好。”老人去世后,家人专程来医院送上锦旗,表示感谢。几位儿女一再说:“媛媛做的,我们当儿女的都做不到!”

自从有了孩子,媛媛比过去忙多了,但工作丝毫没有任何折扣,依旧勤勤恳恳、一丝不苟。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原因,老家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有病都来



岁月华章

过了农历正月,农村春耕大忙就要开始了。这天,生产队队长把我们知青召集到宿舍对面的饲养室,说了一件事:“开春要给地里上肥料了,队里的肥料不足,想让你们去县城收集点。两个人一辆平板车,一天双工分。”说到这里,他停顿下来,眯着眼,头先歪向左边,接着又倒向右边,用一种很和蔼的目光打量着我们,等着大家回应。此时,我们下乡还不到半年,对农村、农活还不熟悉,乍一听要去收肥料,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。大家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,陷入了沉默。队长看着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一言不发,只好继续说下去:“你们从城里来,见过世面,你们去最合适。”他苦口婆心地又说了许多。听着听着,我忽然有点动心了。下乡以来,一直在村里干活,还没去过县城,听说那有一座古塔,历史悠久,值得一看,何不趁此机会去一趟呢?至于收肥料有什么困难,并没有放在心上,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嘛。正胡思乱想着,一个年龄稍大点的知青开口了,她表示愿意去。我立马回应,我和你一块儿去。后来她告诉我,她想去县城买点生活用品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们就出发了。因为要走20多里路,不敢掉以轻心。看看伙房还没做好饭,我们就一人拿了一个玉米面窝头,拉着车上路了。走过乡间一段高低不平的土路,很快上了马路。这条通往县城的柏油路,虽然路面不宽,但是行人不多,过往车辆也不多。我们拉着车畅通无阻,心情豁然开朗。正是冬春交替之际,虽然寒气凛凛,可是春天的脚步近了,寒冷的威力已在渐渐衰弱,不一会儿身上就热出了汗。因为怕天黑赶不回来,我们一路如脚底生风,紧赶慢赶到了县城。

路上我俩已商量好办法,到居民家里去收集煤渣。在县城的一条街上,找到一处居民大院。我们把车停稳,准备先进去打探一下情况。那时候不像现在,一个院住七八户人家,只要家里有



乡风乡韵

俗话讲,官宦吃贵物,平民吃豆腐。大概因为我是个平民,又做了26年豆腐的缘故,所以平素我最爱吃豆腐。还是在孩提时,大娘一边纺花抽线,一边哼唱着一支儿歌:“吱扭扭,磨豆浆,做豆腐,请奶奶,奶奶没在家,请你们姊妹仨……”我好奇地问:“啥叫做豆腐?”大娘便一五一十地向我描绘推石磨拐豆浆的情形。

想不到数年后,自己竟成了生产队里豆腐坊的台柱子。那时做豆腐,还是用厚重的青石磨套毛驴拉,磨盘底下放口大铁锅,磨出泛着洁白泡沫的豆瓣糊,一圈一圈陆续掉在锅中。而后过箩挤出白生生的豆渣,滤出白亮之中透出微黄的汁儿,这时候,就可

## 多有意思的一天啊

王永新

人,都是大门敞开,左邻右舍来往不断,那样的氛围让邻里之间充满了温情。我们一进院子,一个大妈迎了过来,她招呼说:“学生,有啥事?”我们是知青,想收集点煤渣。”大妈听了,眼里透出疑惑的目光,我们赶紧说明收煤渣的缘由,她笑了:“你们还会干这样的活,带工具了吗?”我俩摇摇头,心里只怪自己想得不周到。热心肠的大妈转身从家里拿出一个簸箕,又到邻居家借来一个,让我们先到她家去掏。我们把掏出的煤渣端到外面,倒入平板车里,又加固了一下前后挡,继续到各家去掏。那个年代家家烧的都是煤球,这一天大多数人家的煤渣还未清理,收获挺大。忙碌一阵,眼看车上渐渐堆满,我们停了下来。把院子打扫干净,下一步,就要按队长的吩咐,浇上大粪才算肥料。院子里的厕所到最后边,操作起来很不方便。我俩站在那里,一时没了主意。还是大妈给指了个方向,让去找公共厕所。我们道了谢,拉着车来到一个偏僻的公共厕所,找到了一个破瓦盆,开始干活。

这个操作过程实在无法细说。只能告诉你们,我俩当场呕吐起来。我们跑到大街上,使劲吸着清冽的空气,似乎想把那种气味吐出来。同伴儿看看我,我看看她,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彼此的狼狈。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,她也憋不住,我俩一同大笑起来,笑得前仰后合,满眼泪花,才停下这场莫名其妙的傻笑。那时候生活对于我来说,并没有经历过什么事,还没有修炼出无视一切困难的勇气,面对这个挑战,我第一次体会到生活原来还有如此艰辛和残酷的一面。随后,我们又找来些煤渣撒到大粪上面,用带来的草垫子盖到车上,还是队长想得周到,这样既卫生又安全。

这时已到了中午,又累又饿的感觉占据了全身,我们把车推到一个隐蔽的角落,开始去找吃饭的地方。那时没有个体卖饭的,只能去国营饭店。来到热闹人多的拐角处,看到一个挂着牌子的饭店。进去一看,吃饭的人稀稀拉拉,几

张桌子没坐满。我们带的钱不多,商量一下,还是吃面条吧。两角一碗,还要二两粮票。我没有带粮票,同伴儿摸出一张皱巴巴的半斤粮票,帮我一起付了。不一会儿,两碗面条端了上来,我俩呼噜呼噜吃了起来,很快一碗饭下了肚。然后意犹未尽地看着空碗,我们不约而同地说:“真想再来点。”同伴儿说,只剩一两粮票,她去试试。不知她说了什么打动人的话,让收费的服务员动了恻隐之心,只听一个声音对着后厨喊:“一碗面条。”

等这碗面条端上来,我不好意思吃了。我说,不饿了,你自己解决吧。她看着我,似笑非笑地说:“这样吧,你出钱,我出粮票,一人半碗。”我说好,心里其实乐开了花。那段时间,因为知青灶上白面吃光了,生产队借给我们200斤麦子,要俭省着吃到麦收时,所以那些日子中午饭都是糊涂面条,什么口味都没有,今天吃了有滋有味的白面条,那可真是享了口福。

等我们心满意足地起身向外走时,一股人流拥挤着进了门。原来外面下起了雨,雨势还不小。早上从村里出发时,天阴沉沉的。队长说,春雨贵如油,下不起来。谁知老天不信这个理,它要依着自己的性子来。进来的天稍稍定下神来,很快占据了所有的凳子。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不失时机地高声吆喝起来:“面条2角,饺子5角,炒菜有肉有素……”

彼时天已过午,这些进城买农具春耕的农民还没顾不上吃饭。如果不是下雨,他们会啃上几口自带的干粮,打发一顿。那个年代,谁会轻易去饭店吃饭呢!可是这场意外的雨,把他们引到了这里,饥饿中的人哪里经得住服务员如此诱人的声音。于是有人从腰包里摸摸摸索掏出几个硬币,想喝碗不要粮票的汤面,配上自家的干粮,补充一下肠胃。至于其他的饭菜,任凭服务员走到桌前,微笑服务,也难以让他们再多花一分钱。

我转过脸,不愿再看。一个女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,用脚踢踢过道上的箩筐,大声嚷嚷:“这里不能放东西,赶

外公《报任安书》的遗风,其中有一句话,“夫人情所不能止者,圣人弗禁”。要中国人完全禁酒,似不必要,也无可能。但喝酒不能误事,私人聚餐不用公款,不参加不合适的宴请却是必须的。公元前575年,晋楚发生鄢陵之战,《韩非子·饰邪》记载,大战之际,楚军的总指挥司马子反醉酒不省人事,楚共王不得不撤军,后共王杀了子反。公元1044年,时任“监进奏院”的北宋文人苏舜钦,自作主张卖掉堆积的公文纸张,将所得资金用于宴请同僚梅尧臣等,席间还请来歌妓助兴。此举最终被御史以“监主自盗”罪名弹劾,苏被削职为民。饮酒不慎,饮酒无度,误国误己,不可不慎哉!

找她,她成了“贴心分诊员”,不论远近、不分亲疏,只要提家里人的姓名,她都热情接待、跑前跑后。有同事不理解,说她不必这么做,她总解释:“如果家乡人来医院看病,明知我在医院,不找我,那说明我的人品出问题了。”

如今媛媛也近不惑之年,丈夫事业有成,儿子上初中一年级。在我眼里她还是曾经的那个她,一位阳光小女孩,整日忙忙碌碌,重复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工作,但总是那么认真负责、兢兢业业。媛媛常对我说:“我就是个普通人,把日常工作做好就OK了。”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,很难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把重复的事做优秀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。媛媛用她的善良赢得了人气,用她的真诚收获了爱戴。人生不过如此!

快挪开。”避雨的人带进来的工具实在太多了,有的光占位子不吃饭,自然惹得服务员不耐烦。不过与我们无关。我们吃了饭花了钱,又没带工具占地方,在这里避雨应该是心安理得的。可是心里仍然不踏实,那车肥料在雨中淋着,我们的心也被牵扯着。

心神不宁地坐不下去,只好来到门外的屋檐下,这里站了不少老乡,大家无所事事地注视着雨中行走的人,不时地议论几句。他们羡慕那些有备而来的撑伞人,抱怨这场突如其来的雨耽误了做事的工夫。

忽然远远跑过来几个年轻人,他们身上没有任何遮挡,两个男生扛着铁锹,手里掂着半袋子东西,女孩儿空着手,只顾用胳膊挡在头上。他们跑得慌里慌张如惊弓之鸟。旁边有人说,像是“下放学生”。我望着他们跌跌撞撞的身影,心里泛起微微的不安。“下放学生”已成了一种身份,一种职业。同样的年龄,同样的生活,把我们的生存和命运与这古老的土地联系在一起,让我们在这里悄然相遇。屋檐滴落的雨水溅到了我的脸上,冲淡了我刚刚涌出的泪珠。

不能再等下去了,不就是一场雨,有什么可怕的。既然是下乡锻炼,就应该经受风吹雨打,又何必在意淋湿衣服呢?旁边的大叔很有经验地断言,再等等雨就停了。我们去意已决,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。

傍晚回到村里,叫来了生产队队长。他看看车上的肥料,又看一眼我们还湿着的衣服,只说了一句话:“回去歇着吧。”

这天夜里,我发起了烧,伙伴儿找出一片退烧药,又到对面饲养室要来一碗热水,让我吃了药,喝完了水,浑浑沌沌睡了过去。一觉醒来,已是第二天清晨。屋里的人都去干活了,静悄悄的。外面树上小鸟叽叽喳喳的吵闹声,清醒了我的头脑,昨天的事恍然如梦,有些遥远,又是那样清晰,想着我就笑出了声:多有意思的一天啊!

平民吃豆腐,如果是冬日,外面兴许是朔风呼啸,飞雪飘飘,而屋内阖家老幼抑或老友新朋热乎乎围炉品酒,品那清香氤氲的豆腐为主的美肴,这该是多么安适恬淡、温馨宁静的生活啊!豆腐的清爽甘美味、朴素亲民本色,在一个个平常百姓家的餐桌上最明显最充分地体现出来了。



履痕处处

## 我到福鼎看采茶

雷长风

只因阿德一句话,我飞到福鼎看采茶。阿德是个小老板,把白茶卖到了河南。他说:“四月,是我们那里最好的季节,万人空巷,上山采茶。漫山遍野,都是嫩芽。”

于是,我来了。飞过沃野千里的大美中原,飞过河网纵横的江淮水乡,飞过丘陵连绵的浙南大地,降落在山海相拥的温州机场,再坐大巴到中国白茶之乡福鼎市。

晚上8点,入住酒店。推窗看景,近处是湖,远处是山。湖畔有几个姑娘,歌声特别清甜:“三月采茶三月三,男女老幼上茶山。茶是青山龙芽草,男人采来女人煎。”那天正好是农历三月三。

我伴着歌声入眠。睡前,曾查看天气预报,说次日晴天。梦里,果然春光明媚,云白天蓝。我站在大洋山顶,俯瞰万亩茶园。采茶人头戴斗笠,腰挎竹篓,在鹅黄浓绿里,拇指与食指一捏一提,采下最嫩的芽叶。朦朦胧胧中,翠绿的茶园一望无际,采茶女成队成排、弯腰采摘的情景,幻化出辽阔中原波浪滚滚、农人挥镰锄麦的场面。

梦是反的,那夜应验。梦里艳阳高照,醒来却是雨天。阴得结结实实,下得疯疯癫癫。万人空巷变成了万人背床;漫山遍野采茶人,变成了万亩茶园飘烟云。气得我不停埋怨:老天爷,真捣蛋!

阿德比天守信,冒雨陪我看茶园。汽车沿着大洋山曲曲弯弯的盘山公路,绕行在水墨晕染的国画里,一个半小时后,到达凤跡洋村,这里有阿德的千亩茶园。

一下车,惊呆了,脑子里腾地蹦出两句诗“屋绕溪流竹绕山,溪山却在白云间”。我怀疑,王安石是不是就坐在这里,写下了《定林所居》的著名诗篇?午后雨停,太阳露脸。我喜出望外,问阿德:“不下了,是不是都要来采茶?”

阿德说:“要等茶叶风干了才能采。”我问为啥。他说:“雨天茶叶水分重,质量变差,容易发红和腐烂。同时加工难度大,不好成形。还有,茶树掐嫩芽,切口需光照愈。因此,雨天不能采。”

看不到采茶,就看风景。村周围有很大一片竹林,碗口粗的翠竹高耸挺拔,直冲云天。林间,一条石阶小径曲折蜿蜒,幽深静雅。我踏阶而行,绕了很久,方得出来。出口是一片平地,像观景台。抬眼远望,梯田层层叠叠,茶垄青翠欲滴。

眼前站着一位妇女,50多岁,脑后挽发髻,身穿黄线衣,下穿蓝裤子。我上前询问:“你是本村的?”她答:“我是安徽人,来这儿采茶哩。今天下雨,放假休息。”

得知她是采茶工,便向她打听采茶事。她性格开朗,侃侃而谈,面带笑容,亲切自然。问答之间,她讲了自己的故事。

她叫李娟,来自蒙城,家里5口人,种了8亩地;婆婆79岁,整天坐轮椅;丈夫累弯腰,关节类风湿;儿子上大学,女儿上高中。光靠种地顾不住,出来打工为救急。3月中旬,福鼎茶厂包车去接人,她随本村一帮妇女来到大洋山。老板管吃管住,采茶论斤给钱。目前采的是寿眉,青茶一斤两块钱。早上四五点上山,傍晚五六点收工,手脚麻利的,可以采100多斤,平均下来,每人每月挣五六千元。

她说,采茶工有句顺口溜:“不怕苦,去采茶,腰酸背疼手指麻。”虽然吃苦受累,就图挣个现钱。春秋两季,采茶三月,孩子学费就够了。我听得鼻子发酸,她仍然笑容灿烂。生活百般磨砺,她已司空见惯。

接下来的几天,时雨时晴,最终没看到阿德描述的采茶场面。但遇上李娟,听到了采茶人的故事,也是难得的机缘。用一句说烂了的话叫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还有一句更烂的话叫“关上一道门,打开一扇窗”。

抱着遗憾,打道回府。豫北小城,生活照旧。一日三餐,有鱼有肉。餐后饮茶,想起李娟,触动心灵,思考半天。白毫银针,极品牡丹,一叶一芽,来之不易。明年四月,再去福鼎,一定要看到万人采茶的壮观场面,还要从万亩茶园里,找到采茶工李娟,听她讲讲一年来家庭生活都发生了哪些改变。



摄影天地



沐浴朝霞的列车 梁殿忠 摄



诗林折枝

## 最美四月

周俊亭

最美四月洛阳行,王城牡丹赏嫣红。金丝冠顶独一枝,群芳拥我入花丛。

## 七律·清明祭祖有感

林雪枫

节至清明扫墓田,纸钱飞作白蝶翩。坟头草色年年绿,梦里音容夜夜牵。醇酒焚香思祖德,培土栽松慰先贤。人生莫要亲不待,寸草春晖报不完。

## 故乡的泥土

王秀芳

父亲睡在了他辛劳一辈子的泥土里	叫不出名字
泥土里长出一垄垄麦子	它不需要名字
母亲也在	只开给自己
泥土里开出一朵朵金灿灿的油菜花	秋天
一年年	夕阳落在田埂
泥土里长出长长的垄	秋虫啼鸣
一茬茬	它静静地守候黄昏
脸上刻下深深的纹路	为了子孙
春天	冬天
坟头开出细碎的小花	白雪把大地覆盖
	田野一片苍茫
	只有年祭的灯火
	像一道烫在心头的伤疤
	清明
	在绵绵的哀思中
	我站在故乡的泥土里
	寻找着爹娘的脚印



枫叶